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
第十八回 興源店豪商款友 揚州城俠女訪仇

卻說寧波人辭別要行，搨客甄滑甫一手攔住道：「才翁，何必急急，我們難得遇著二位子翁，海天春吃番菜去罷，小弟的東。」寧波人謝道：「改日再擾罷，今天有事，不得奉陪。」滑甫只好聽他去了，那精神卻全副注在方子東的身上，再三問明於東寓處，又問他帶些什麼貨色，子東一一告訴了他，也就問了他的住處。他道：「小弟是寄居在後馬路如意里，一個朋友號裡，是天天不在寓的。要找時，一點鐘總在海天春，不然，就是金穀香，三點鐘就在這昇平樓，夜裡頭就說不定。總不過是酒局和局。」子東不懂道：「甚麼叫做和局。」滑甫抿著嘴兒一笑道：「和局就是堂子裡碰和，別省人叫做打牌。」子東才得明白，這一問不要緊，卻被滑甫把子東看成個曲辮子，越法想多賺他幾文了。當下滑甫約子東即晚清和坊四街沈紅卿家吃酒，九點鐘會，當下惠了茶鈔，同下樓去。滑甫還有應酬，拱手而別。子東對子弼道：「此刻離九點鐘還遠，我們須打點底子方好。」可巧走過杏花樓廣東館，二人便吃了四客宵夜，又到昇平樓吃茶。這時更不比白天吃茶的人七上八下，更來得多了。還有些賣物事的，口中吆喝著，鬧得人頭暈眼花，窗子關上，煤氣燈火逼著，直熱得坐不住，二人只得仍舊踱下樓來。子弼道：「我們還是回棧去歇歇罷。」子東點頭。回到中和棧裡，方才坐定，請客條子已到。二人只得重複下樓，打聽了路徑，踱到清和坊沈寓時，已是高朋滿座，無非是絲商茶商，洋行買辦一班客人，大家叫局陪酒。方、虞二人，也只得湊熱鬧，一家叫了一個小先生。滑甫是不用說，本堂之外，還發了好幾張條子，耳旁裡只聽得娘姨大姐把甄老爺叫得應天價響。二人叫來的小先生，只淡淡的坐一會就去了。席間談起房子的事，滑甫約定明日兩點鐘在昇平樓會齊去看，有棋盤街一戶店面，三幢樓房，局面很大，子東大喜。滑甫又道：「子翁要開洋貨舖，總得有個內行同事才好，不知子翁請著沒有？」子東道：「還沒有請著。」滑甫指著末座一位道：「這是舍姪培之，一晌在亨利洋行做同事，不但件內行，而且銀錢經手，極靠得住。子翁，你看何如，倘若要他幫忙，今天便可當面訂定。」子東唯唯答應，那培之便說道：「洋貨的生意，出進很大，固然牌子要緊，然而上海灘上那裡有規矩的買賣，伙計們隨意要價，總看客人捨得出錢，捨不得出錢，隨機應變是頂要緊的，呆笨的人做不來這種生意。小姪有幾位朋友，倒都很有本事，老伯若肯信用他時，待小姪去招來便了。有我們五六個人，包管撐起這場面來。」子東道：「待房子定妥，再來請教罷。」心下暗忖：這人倒還有點本領，可以用得，好在我只要出出有錢的名兒，指望大事可成，那怕折閱他三萬兩萬，都不要緊。想定主意，又對甄培之說道：「培兄，不必再圖別事，兄弟一准奉邀。」滑甫、培之大喜，慇懃敬了子東幾杯酒，當晚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子東和子弼等到兩點鐘，走上昇平樓，果然滑甫叔姪已到，還有一位面生的人，同坐在一塊。子東問起姓名，原來姓鍾名萬受，表字美功，就是棋盤街房主的內姪。那房主家裡沒得男人，就托這內姪替他管理。當下同去看了房子，局面果然闊大，門前三間，是極好的店面，後面還有四樓四底。子東看了，很為合適，隨即議價。美功要三百塊一月房租，另外三千銀子小租，一切自來水巡捕捐在外。經滑甫、培之再三磋商，總算房租減去了三千元，小租卻是分文不讓，這事方算定局。滑甫、培之是有大指望在後，此次還沒放出手段，倒是美功很感激他，送了他兩百塊的謝金。從此子東就在上海開店，他和子弼商定了主意，拿二萬銀子交給培之，聽他辦貨開支，自己只揀那出名的中外大商家結交，因此人人知道，有個方子東、虞子弼是個大富戶。不到一年，那洋貨店天天折本下來，年終結帳，除二萬金一齊折盡，還欠人家五千兩銀子。培之惶恐無地，來告子東道：「不是小姪不善經理，無奈現在幾家洋貨舖，跌價攬主顧，小姪不該和他們搶生意，價錢要得太少了，開銷又大，房錢又貴，實在支持不住。老伯要肯添本做下去時，小姪敢決定翻得過來。因為數目太大了，不得不請請老伯的示，再辦下去。」子東肚裡明白，知道他天天吃酒碰和，用虧空了，但是自己要做場面，沒法還去五千兩虧累，又給他萬金去做。

這時子東又起了一個開輪船公司的念頭，已經說動幾位外國商人，允為助力，子東大喜，就稟准了領事，預備開辦，言明這船單走外洋一帶。未及開輪，偏偏遇著北方匪徒起事，兩江糾齊各省督撫，和外洋商訂東南保護條約。軍書旁午，各國商人心惶惑，那有工夫理會到這件事上，只得罷休。但是這一年之中，同志東渡的，卻也不少，就是他們要辦這輪船公司，也曾有過信給希仙，希仙甚以為是，接著便有信來催過幾次，子東只得據實回覆。

二人在上海，左右沒事，就出門到處看看風景，幾乎沒有一天不出門閒逛的。一日在黃浦灘上，眺望江景，只見濃煙一道，人說是漢口的輪船下來了。一會兒船並碼頭，一人短衣窄袖，手提皮包，跳到岸上，頰下盡是長髯，子弼和他打個照面，失聲叫道：「浪夫兄！」那人不理，只顧望前便走。子東也認定他是黎浪夫，正要打聽他做甚事來的，就尾在後面追趕他。不料那人卻走得甚快，幸虧二人也有這個趕路本領，遠遠的只不脫離，看他走人泰安棧裡，子東也跟進，追上叫道：「浪夫兄，我們幸在此地相逢，千里故人，不當絕我們太甚！」那人回過頭來，果然是黎浪夫。當下浪夫聽子東說到這話，只得應聲道：「仲亮兄，我並非絕你，只為我們道不同不相為謀，還是各趕各事的好。」子東道：「說那裡話，我們志向一般，只做的事不同，難道從此就不算了朋友麼？我開了個小店在此，你也不須住客棧，就屈駕在敝店小住幾天罷。」浪夫停了一會道：「也罷，我就打攪你幾天。」三人回到棋盤街，浪夫只見金字招牌寫的是「興源洋廣雜貨」，原來房子甚是寬敞，前面掛滿保險燈穿衣鏡之類，後面四幢樓房，佈置得極為幽雅。浪夫放下皮包坐下，子東不免吐露真情道：「我們是改名換姓的，切休再稱舊號。」浪夫嗤的一笑道：「好好的為什麼改名換姓？」子東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為經營仙人島一事，不得已改了名姓，浪兄休得見笑。」浪夫不語，子東又問他在漢口，是什麼舉動？浪夫那裡肯說。就此住了幾天，浪夫向子東借錢，子東給他一千塊鈔票。

這日浪夫出去，當日不見回來，一連五天不到店，子東猜他已往別處去了，只得置之不問。卻見報上載湖北出了一起案子，正法了幾位知名之士，現在還訪拿餘黨。子東告訴子弼道：「我看這起案子，一定有浪夫在內，他如今和我們生分了，所以不肯告訴我們。」子弼點頭稱是。話言未了，外面遞進來一封信，子東接著看時，原來是寄給黎浪夫的，子東問那寄信的人，原來放下信便去了。子東看那信面沒有下款，有些疑心，私下拆開看時，原來是敘說綴紅妹已遭慘死，隱不肯輕易一擊，當想個法子，出其不意，才是大豪傑，如能來時，觀面商量，比信札往來，尤其穩便。下款是慕隱啟事。子東道：「噢，這名字定是兩個女子，難道如今又出了什麼女俠不成？等浪夫來到，倒要問他個明白。」子弼勸道：「不必，這是人家的秘密事，問他時定然不肯說出，徒然招他的忌，甚至鬧出別的亂子來，不大穩便。」子東道：「是。」隨將那封信，依然封好了口，擱在一邊。

正想出門，忽然瞥見浪夫昂然而入，問子東道：「今天有人寄信給我沒有？」子弼答道：「有的，方才寄到，我們替你收在這裡。」浪夫道：「請即取出給我。」子弼趕忙把那信取給浪夫，浪夫接信在手，翻來覆去，先看了幾遍，然後拆封，看完，便向子弼討個火來燒了。子東忍不住問他：「這信說的什麼事情？要這般秘密。」浪夫道：「論理你們二位，雖然不是同志，和你說了，卻也不妨。這就是你會見過的那寧孫謀、魏淡然的夫人，他兩位雖是閨閣中的女子，倒能做些驚人的事業，叫那一班鬚眉丈夫見他，還要讓他三分，二位只聽他將來的英名便了，不須細問。我要到北方遊歷一趟，就回東京。承情所借的鈔票，緩日奉趙。」子東道：「說那裡話，你我朋友通財，那有要還的理。」浪夫道：「不必客氣。」拱一拱手，揚長而去。子東、子弼趕出店門送別時，他已去得遠了。列位看官，可曉得那慕隱到底做的什麼事？如何認得浪夫，綴紅又如何慘死，這個疑團黎浪夫既不曾說，做書人只得把來補敘一番。

且說前回寧、魏北上的時候，慕隱、綴紅送到江干，灑淚而別。自此朝占鵲喜，夕卜燈花，只盼夫婿高中元魁，就是萬分榮幸。但那春寒料峭，寂寂香閣，衾底燈前，不知感了多少離情別夢。幸而他慈母康強，哥嫂雍睦，家庭之間，□分和睦，等到放榜時節，契辛預先遣莊丁到鎮江去買了一份報，專送家裡。慕隱、綴紅聽得報來趕忙去看，契辛已經看過，連忙說道：「恭喜大妹夫中了進士了，而且高魁，愚兄的眼力何如？二妹夫又抱屈一次，下回亦定然高捷的。」慕隱臉上，登時有了喜色，綴紅卻悶悶不

樂。後來接著寧、魏二人的信，才知道淡然也留在都中，想做些絕大事業，二女不勝之喜。從此契辛有了都中消息的關係，便天天看報，果然見了許多行新政的上諭，又見淡然也賞了五品京銜，以為不久飛黃騰達，自己與有光彩。慕、綴自不必說，歡天喜地的，互相慶慰。誰知不多些時，又接著寧、魏二人的信，內中寫得甚詳，說是微窺聖意，不甚以我們改革為然，而且京官裡面，忌的人多，恐怕禍生不測，須得早早打算躲避，恐怕連累妻孥，不大穩便。契辛見他來信，如此說法，只道他膽小過慮，不以為意。還是綴紅見得透澈，說道：「中國有這些闊大老官，那裡用得著新進士行什麼新政，況且淡然不過中了個舉人，馬上就賞了五品京銜，人家見他們這般得意，自然恨如切齒，定有大禍在後，我們不可不防，還是依著來信的話辦去為是。」契辛道：「萬不至是，就有些風吹草動，我能庇護得你們，且免愁煩。再者，這信上的話，千萬不可叫母親知道，倒叫他老人家擔心。」慕、綴唯唯答應。

慕隱被綴紅說得心動，就也想預備個避難的法子。二人先把腳來放大了，想操練些武藝，以便將來到處去得。不上一月，上諭下來，命各處捉拿寧、魏餘黨，契辛才佩服他妹子的先見。陳府和寧、魏結婚，是到處皆知的，就有本城的差役，時來索詐，幸而聖恩寬大，罪不及孥，總算沒事。過了年餘，慕、綴腳已放好，操練的武藝，也精熟了，路也走得動了，就懷了個外國尋夫的主意，只是老母在堂，不好遠離。事有湊巧，陳母老年多病，犯了個痰厥之症，看看不起，契辛延醫侍藥，弄得坐臥不安。慕、綴二人，天性尤篤，日夜侍疾，真正是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，陳母病了一個多月，臨終時，交代契辛：「好好看待妹子，等你妹丈京裡尋著了房子，就把你妹子送進京去，休教少年夫婦，長離久別。」原來陳母至此，還不曉得寧、魏之事，契辛流淚受命，陳母既死，他兄弟姊妹，自然盡哀盡禮，不須細表。慕、綴一年服闋，一天到揚州他姨母家去賀壽，他姨母無心說了一句道：「我聽說甥婿是被兩個人讒言所害。」慕、綴便問是那兩位，他姨母道：「倒忘了姓名，除非問你表弟才能知道。」慕、綴這時，也顧不得嫌疑，等到客散，特特的走到書房去問表弟。正是：

望夫欲化山頭石，捨命能為女界豪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